

烟

柯諾普尼茨卡著



前 言

瑪麗亞·柯諾普尼茨卡 (1842—1910) 是波兰卓越的民主主义詩人，同时也是优秀的短篇小說家。

1876 年她的詩已經开始在杂志上发表，到 1881 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“小画片”，以后她的詩集和短篇小說集一部接一部出版，使她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。

她怀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爱，描写普通人民的艰难辛酸的生活和他們崇高美丽的心灵，严厉地批判不合理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，无情地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和虛偽。她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遭受压迫、顛沛流离的人們，象失去土地和面包的雇农，受尽工厂主的压榨和摧殘的工人，以及无家可归、冻餓而死的兒童。

由于她的进步的創作活动和政治活动，柯諾普尼茨卡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（当时的波兰已被德、奥

和沙皇俄国瓜分),不得不在1890年离开波兰,流浪于德国、瑞士和意大利,直到晚年才能回到波兰。

她最后写的长诗“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”是她的最好的作品。这部作品描写了波兰移民在美洲的悲惨遭遇,而以港口工人罢工运动的壮烈场面结束,显示出作者对于人民的力量、对于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在这本小册子里选了柯诺普尼茨卡三个短篇小说,下面将它们试作简单的分析,

短篇小说“烟”是一篇短小而优美的作品。年青的司炉马尔齐西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工作,他的母亲用整个的心爱着儿子,只要儿子无病无灾,她就心满意足。为了让儿子吃饱,她暗地里吃着残羹剩饭度日。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,连这种勤劳刻苦、安分守己的生活也没有保障,工厂主不会关心工人的生产安全,马尔齐西终于在一次锅炉爆炸中丧失了生命。

“我们的瘦马”和“烟”一样,也是描写劳动人民的贫困与不幸,但是表现手法不同。在这里,作者从小孩的角度出发,用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半失

业工人家庭中貧病交迫、山穷水尽的困苦境况，同时歌颂了菲利浦和他的妻子互相体贴、坚贞不渝的爱情。

“敏杰尔·革坦斯基”是描写在波兰发生的一次虐待犹太人的事件，作者愤怒地谴责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惨无人道的暴行，宣扬各族人民应当和平共处、团结互助以促进全人类繁荣的进步思想。在小说里，老装订匠正义的声音和临难不屈的气概，大学生不畏强暴、挺身救人的勇敢精神，都写得有声有色，悲壮动人。

译者

1958年7月11日

目 次

烟.....	1
我們的瘦馬.....	16
敏杰尔·革坦斯基.....	77

烟

每逢她从她那小房間的窗口望出去的时候，她总看見一根蓝色的烟柱从工厂的大烟囱里滾滾而出。她甚至不时从活計上挪开她的老花眼睛，对它投上一瞥。这一瞥是出奇的亲切、温柔。行人从旁边經過，匆匆地走向不同的方向。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抬起眼睛望望工厂的烟囱，更少有誰注意那一股蓝烟。然而这烟对她却有特殊的意义：它仿佛在和她談心，而她也似乎懂得它的意思，——在她看来，它几乎就是一个活人。

每天清早，一个个烏黑滾圓的烟团在渲染着虹彩的天空的烘托下，开始在烟囱的上空升起，散发出剧烈的刺鼻的煤烟味；这时候，她知道：就在那鍋爐房里，她的頎长的，端正的，伶俐的馬尔齐西，穿着皮帶扎紧了的蓝色亚麻布工作服，浅色的头发上复着一頂軟帽，敞开衣領，站在爐边烧火。

“哦呀！”她微笑着低声說。“我的馬尔齐西在努力干活哪！”

他果然在努力干活。为自己新的“司爐”头衔感到驕傲的馬尔齐西，带着象初次干活那样的傻劲，一筐接一筐地把煤炭投进爐里，又做自己的工作，又做烧爐工人的工作。歌声也伴随他心里这一团光明的，熊熊的火焰同时迸发，从黎明到深夜，响彻了鍋爐房。

渐渐地，黑烟团开始明亮、稀薄起来，变得更輕盈，而后化作一根細长的，笔直的柱子，升到明朗的浅蓝色的天空中。

这一幕景色使老妇人心里充滿了欢乐与安宁。

“百事大吉……”她低声說，“謝天謝地，百事大吉。”

然后她开始忙碌起来，在簡陋的小房間里轉来轉去，整理自己的和兒子的床鋪，用一把旧樺枝笤帚扫除垃圾，又在壁爐里生起火来，好給她的馬尔齐西准备午餐。

这时候，在工厂噴发浓烟的大烟囱对面，一縷纖細的青烟从老妇人居住的角樓頂上裊裊地升向天

空，——这是一縷隱約可見的炊烟，它是那样柔弱和暗淡，宛如吹旺这一团火焰的老胸脯的呼吸。

可是年青的司爐却时时注意这一縷輕烟。不仅注意，而且还对它微笑。因为他知道：就在那壁爐旁边，他那瘦小伶仃、弯腰曲背的老媽媽，裹着雪白的头巾，穿着干淨的袄子，围一块玫瑰色的围裙，正在調制可口的甜菜湯或者极好的馬鈴薯薄羹。甚至他有时还明明覺得他聞到了这些菜肴的鮮美的气味。

这时候，他加倍勤勉地向爐里再添上一鏟煤。当烧爐工人停下工作抓后脑勺的时候，敏捷和灵巧的馬尔齐西便把一只脚支在鍋爐的石座上，及时把全部工作——自己的和他的——都做好。

就这样，这两种呼吸——工厂的和角楼的——彼此相对升向天空，消失在晶瑩光洁的碧空里，也許竟和它融合为一了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工厂的煤烟开始稀薄，机器的鉄肺呼吸得更滞緩了，噴出的蒸汽夹着尖厉的嘯声划破了空气，——而馬尔齐西就象一陣旋风似的冲进小房間。

“媽媽，开飯吧！”他还在門口就叫道，接着，把帽

子往桌上一扔，跑到挂在窗口的画眉籠子跟前。

画眉一瞧見馬尔齐西，立刻摹仿工厂的汽笛发出一声尖鳴，然后唱起主人教会它的熟悉的小調来；馬尔齐西站在籠子旁边，把双手插在衣袋里，逗着鳥兒啼鳴。这种音乐几乎把墙壁都震动了。

这时，媽媽在桌上鋪开一张漂亮的，上面印着几只浅蓝色牡鹿的黄台布，端上一只洋磁湯盆，盛着油花花的甜菜湯，或者排骨豌豆湯，或者挂面湯——看哪一样合适。在湯盆旁边，桌上摆着一大块圓面包——这一頓的主食。馬尔齐西一坐上桌子，面包立刻便去掉了一半。小伙子切了一片又一片，在酱油碟子里沾着，嘴里說：

“面包味道好，媽媽！”

“味道不錯，孩子，”老妇人回答。“吃吧，吃了无病无灾！”

馬尔齐西并不推讓，剎那間湯盆里的食物也連同面包一起消失了。

“甜菜湯味道好，媽媽，味道真好！”他說。

可是，老妇人吃什么都是慢吞吞的，只管吹着，用調羹在盘子里攪拌，——而甜菜湯好象並沒有减

少。当她瞧見馬尔齐西已經把摆在他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，正在用手背抹擦刚鑽出来的鬍鬚时，她連忙問：

“也許，孩子，你还能吃点兒吧？我覺得今天的甜菜湯有点不大……”

她想說甜菜湯有点不大合她的口味，但是她怕这种明显的謊言触怒上帝，因为甜菜湯本来是頂好的。

“好吧，那有什么，”馬尔齐西說，“假如您不欢喜……”

她迅速把自己的一盘推到他面前，一面說：

“吃吧，亲爱的，吃了长命百岁！”

于是，馬尔齐西又开始吃起来。

“对这种甜菜湯您还要求什么呢？”馬尔齐西疑惑地說。“这是上好的甜菜湯呀！”

“是嗎，孩子，是那样就好，”母亲回答說，一面眨巴着眼睛，“可是我却覺得月桂叶^①少放了些。”

偶尔，馬尔齐西也沒有全部吃光。这时，老妇人

① 調味的香料。——譯者注。

便把残羹剩汤倒在钵子里，将它藏进壁炉，同时竭力不让儿子看见。

她已经把这些剩菜剩汤当作了自己的口粮，等马尔齐西走了以后，连同剩下的几片面包一起吃下去。

这一切都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的。年青的司爐在中午歇班的时间很短，他不得不匆匆了事。刚刚吞下最后一块面包，他就划了个大十字，吻了吻母亲操劳过度的瘦削的手，抓起帽子，又向画眉吹了一声口哨，算是告别，然后三步两脚跑下了角楼。

老妇人拿着从桌面上撤下来的台布，站在房间中央，倾听着逐渐远去的脚步声，脸上浮现了不安的，同时又是幸福的微笑。

“圣安东尼啊，”她摇摇头说，“又跑起来了！总有一朝跌断两条腿，而且梯子也要踩坏……”

她就这样站着，直到两扇大门发出砰然关上的声音，那双年青力壮的腿的狂乱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为止。这时她才重新开始工作；折好台布，洗刷器皿，抓一把灰掩上壁炉里的火，在窗子旁边坐下来补缀儿子的衣衫。

在漫长的夏日她可以久久地观望煤烟怎样从工厂的烟囱里喷涌而出，有时竟看得如此入神：连活计也从她手里掉下……

这烟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形状与色彩。

一会儿，它象铁蛇一般盘绕成一圈一圈，愈盘愈高，终于飘然而去；一会儿虚悬在空中，如同轻盈的帷幕，向四周撒下玫瑰色的云彩；一会儿好似从香炉里逸出，笔直地向上升起，然后软绵绵地向四边爬散；一会儿飘扬在烟囱的上空，在太阳里闪耀着金光，好象是铜盔上巨大的羽饰；一会儿变成人世所未见的难以描述的奇景幻象……

有时候，它被一阵风吹散，恰似大船上的帆篷，有时撕成碎块，仿佛一簇簇的麻屑，或者被赶到远处，儼然是一片灰蒙蒙的迷雾。而当下雨的时候，煤烟象沉重的，灰蓝色的乌云，在烟囱上空载沉载浮，渐渐地一团一团堕落在屋顶上，在地面上东逃西窜，不知道往哪儿躲藏。

在冬天，老妇人点了一盏小灯，坐在壁炉旁边编织厚袜子出卖。

虽然寒风从小窗外猛烈地刮进来，雪片穿过腐

朽了的窗櫺直扑入房里，老妇人依然不时起身，走到窗口望一望工厂。

連續一排灯火通明的窗戶正对着角樓照耀着，汽笛嗚嗚长鳴，工厂正在用它强大的鉄肺进行工作，鉄器的嘩唧声、錘头敲击的叮当声以及熔軟了的金屬迸射碎屑的吱吱声交响成一片。煤烟現在是直冲云霄，噴吐着火焰，在自己四周撒下一束束的火花，宛如放花爆一般。

烟火的壯闊的反光划破了天空，在那远方映出了一片寂靜的紅光。

老妇人站在窗口了望工厂，漸漸陷入于沉思中。

画眉的鳴声把她从这种沉思中喚醒。它被工厂射进窗里的光綫所惊扰，重新尖声地唱起歌来。房里更快活了，壁爐里的火毕毕剥剥地炸响，画眉放开喉嚨唱着，聒噪得人两耳欲聋。当天上涌出一輪滿月的时候，这一切火光影中的景象便都溶化在泻地如霜的月色里。

馬尔齐西直到深夜才回家来，重新在門口叫喊：

“媽媽，开飯吧！”

欢乐，嘻笑，自由，都随着这个年青人闖进房里。

这一次馬尔齐西吃得不那么匆匆忙忙了，他和母亲閑談，乐意地回答她关于这一天的連珠般的問話，但是随后就开始大声打呵欠，伸懶腰，甚至連画眉也再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了。

“去吧，孩子，去睡吧！”母亲摸撫着他的头說。
“明天朦朧亮又該起床了。”

“我就去，媽媽，”馬尔齐西用昏昏欲睡的声調回答：“我疲倦了，哎喲，多么疲倦……”

“孩子，睡覺以前祷告一下吧，”母亲提醒他說。

“好，我来祷告，媽媽。”

他吻了她的手，跪在自己床前，低头合掌，急促地念着“我們的天父”和“圣母”，可是在中途又不时发出拖长的呵欠，然后，他大声拍着自己的胸膛，画了个大十字，接着，迅速把衣服一丢，便倒在硬綑綑的床板上。

馬尔齐西立刻睡着了，房間里发出了他的均匀的，深长的鼻息声。同时母亲却还在圣象前，对着現身于金黃的底色上、面孔变黑了的圣母瑪丽亚喃喃不絕的祷告。

終于，小灯盞熄灭了，画眉不再在籠子里跳上跳

下，一切都靜息下來，要伴隨着黎明重新覺醒。

不過，早晨要馬爾齊西起床可不是那麼容易。老婦人睡得那樣短促和警覺：她彷彿在未進入坟墓長眠以前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小時，經常是雄鷄才啼兩遍、遠在工廠第一次放汽以前就醒來了，起床之後，便忙着料理家務，給兒子煮馬鈴薯薄羹。這時，在窗前出現了一顆巨大而寧靜的晨星，星光直落在馬爾齊西臉上。老婦人走到床前俯視自己唯一的愛子。該喚醒他了，可是馬爾齊西深酣的睡態却使她不忍驚動他。

“讓他睡吧……”她低聲說，幾乎聽不見，“讓他再睡一會兒……”

直到淒厲的汽笛嗚嗚地響起來了，她才開始叫道：

“馬爾齊西！……啊，馬爾齊西……起來呀，孩子，——已經放汽啦。”

馬爾齊西翻身朝向床里。

“這是畫眉叫，”他迷迷糊糊地說。

“哪里是什麼畫眉！是工廠，不是畫眉！”

馬爾齊西伸直腳，把被子蒙著頭，嘴里嘀咕著，

可是母亲繼續催促他。夜班結束了。司爐应当比大家早进厂，甚至比工人还要早。这种情形日复一日重演着，星期天也不例外。

但是，有一回馬尔齐西还在天亮以前很久就自己醒来了，他叫了一声爬起来，坐在床上。

母亲已在他身旁。

“你怎么啦，孩子？出了什么事？”她关切地問。

馬尔齐西不回答，两只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她，冷汗从他額上沁出，嘴唇不住地顫抖，散开的衬衣由于急剧的心跳在胸前起伏着。

“你怎么啦，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母亲問，一面象抱嬰兒似的，将他摟在自己怀里。

过了很久，馬尔齐西一句話也講不出来。

“没什么，媽媽，没什么，”他终于很勉强地开口了。“没什么……我梦见雷劈我。”

老妇人吓得打了一个冷颤，但是却不露形色。她想說什么，但話到嘴里又咽了回去。

馬尔齐西直挺挺地、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床上，充滿恐惧的眼光呆呆地凝視着。

“閃电，媽媽，”他用低沉的，断断续续的声音說，

“那样通红的，骇人的，象蛇一样。落在胸口，就在这里，妈妈，那样可怕的，火一样的……”

过后，他不做声了，沉重地喘气。

老妇人好容易清醒过来。

“别害怕，孩子，别害怕！”她抚摸着他发烧的面颊说。“别害怕！梦是险恶的，但上帝是慈悲的。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。”

当马尔齐西吓得大声磕牙齿的时候，她在他身边坐下，抱着他的头紧贴在自己乾瘪的胸前，开始象他童年时代那样轻轻地拍着他。

小伙子稍微安静了，躺在枕头上。

“妈妈，你去睡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会睡着的……”

但是，他并没有睡着，而是睁开眼睛仰卧在床上，凝视着在东方逐渐隐灭的星星。

妈妈瞧了他一次，又一次。

“你为什么不睡，孩子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”他用低沉的，忧郁的声音回答。

老太婆走过来在儿子身边坐下。

“你不会有任何意外的，”她说，“什么也不会发生的。难道仁慈的上帝把雷收存在天上，为的是用它